

一棋一道，人间至乐

刘鸿伏

围棋究竟始于何时，一时未遑考索，但至少可以断定春秋战国时即有了关于它的文字记录。如《孟子·告子上》中就有“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并且孟子以弈秋教两徒弟作比喻，认为专心则成，若三心二意，就不可能在棋艺上有所长进——哪怕是国手当你的师傅也不行。

围棋看似小技，但古人常把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比论。班固《弈旨》说：“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明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己，危之正也。”围棋的设置，我总觉得很能见出古人以小见大的智慧来。棋圆局方，子为黑白，所谓天地阴阳，横陈于眼前。玄思妙想，运智慧于天地之间，设伏作诈，突围纵横，生死瞬间，成败亦在瞬间，不只人生如棋，治国治兵也颇相类，所以古人的围棋，恐怕不纯粹是娱乐和竞技，还有一种大的寄托在内。

古代的文人雅士，江湖隐者，甚或帝王将相，多数是精于棋艺的。文人以琴棋书画为四种必修课，棋在第二位。据称王维与苏东坡的围棋水平是当时国手级的。帝王中梁简文帝以好弈著称，曾命当朝文坛领袖沈约作《棋品》五卷，书中同时也体现了沈约的文化品格，如“人神造极之灵，经纬武文之德，故可与和乐同妙，上艺齐工”。简文帝之外，曹操的围棋水平是真正“棋圣”级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乎没有对手。

关于围棋，还有几则很著名的故事，不能不一提的。一个为民间的，是“烂柯山”的传说，见于任昉《南朝梁人》的《述异记》。说晋朝有一樵夫叫王质，伐木入山，见松下二童子下棋，因吃了一颗他们给的枣核，一时忘机，持斧坐观。不一会，童子指其斧说：“汝斧柯烂矣！”王质回家后才发现已过了一百年，已物是人非了。另一个是陈寿《三国志》中，说王粲记忆力惊人。“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能够看一遍就可以复原棋局，也算得天才了，但不知此人棋艺如何。

最著名而且最有深意的恐怕是东晋时位至宰相的谢安围棋故事了。谢安指挥了一场著名战争——淝水之战，当时他受命于危难之中，苻坚率前秦百万大军压境，京师震恐。临战之时，谢安安详镇定地与张元下围棋。张元平日棋艺远胜谢安，可此时心中恐惧，反而输了。当“破坚（苻坚）”的捷报传来，谢安与客人在棋枰上大战正酣。看完捷报，“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谢安的这次围棋，显示出异乎常人的冷静与罕见的大将风度，这等定力，诸葛亮也难望其项背的。

棋道非小技，其间自有大道。一个精于棋艺的人，一般能参透人生、社会与自然的玄机，在黑



一茶一书，物我相知

张德元

近日在某图书馆偶见一句文案：一茶一书一知己。初见怦然心动，再读满口生香。

这七个字，无华丽辞藻，亦非豪言壮语，动人内核，尽在一个“一”字。茶是草木寻常之物，书为桌上易得卷册，唯有知己，可遇而不可求。三者之间，两样俯拾皆是，一样千金难求。

这个“一”，是人生的归简之道，不求盛宴满堂，不贪典籍万千，不慕高朋云集。但得一盏清茶、一卷闲书、一位知己。剥去繁复欲望，剩下的，便是至情至真。

茶是日常，最易得，也最见心性。今人从来不缺茶。乡居者自采自制，是凡夫日常；城市里茶铺林立，随手可得。我们真正缺少的，是静候水沸的几分钟的从容。

烧水，烫壶，投茶，洗茶，泡茶。蜷缩的干茶静卧壶底。沸水缓缓注入，叶片慢慢舒展，将山野清风、雨露、晴光，一一释放出来。这个过程急不得。浮躁，茶汤便易闷出苦涩。苏轼有言“活水还须活火烹”，道尽煎茶要义。

茶有百态，藏世间百味。粗茶质朴，自带山野本真；岩茶沉雄，兼具丹崖风骨。入口微涩，回味怡甘。卢仝《七碗茶歌》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直至七碗，两腋习习清风生。杜耒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寒夜相逢，无酒亦可，一盏清茶，便能承载相逢的温情。再说书。购书容易，读书却难。

书房书架之上，立着不少尚未拆封的典籍，书脊整齐排列，宛若列队待阅之卒，而我这个稍喜读书之人，却常常失约。买书只是一时兴致，读书却是长久修行。世人常把藏书等同于学识，将想要阅读当成已然读懂。书卷无言，从不戳破这份自欺。

书最可贵，在于包容。同一段文字，少年读来是一重心境，暮年再读，可能又是另一番体悟。所谓与古人晤面，实则借笔墨，叩问本心。

李清照与赵明诚，留下“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雅事。闲居时日，二人互考典籍，答对方方可饮茶，欢喜之间倾覆茶盏，茶香染上衣襟。茶与书相伴，本就是文人自古追寻的清欢。困顿之时展卷，书中未必直接给出答案，却能看见古往今来无数人，也曾历经相似的迷茫。知道自己不是独行于漫漫长夜，前路便少几分幽暗。这大概就

大漠深处的守望

刘柳奇

车辆奔驰在罗布泊的便道上。

作者供图



国庆节刚过，公司总经理李勇对我说，新疆拉配泉至巴什库尔干公路建设中心试验室是公司刚刚承接的项目，条件艰苦，开工时希望我去看看。

从长沙到西宁，再从西宁转机到茫崖，项目试验室主任马军在机场接上我们，便往工地上赶。我们的工地位于著名的罗布泊地区，从茫崖到伊吞布拉克镇，75公里高速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从伊吞布拉克镇到工地，还有150多公里，没有路，只有施工便道。

那天天气很好，天高云淡，没有风沙，远处的山峦清晰可见。便道弯弯曲曲，来往车辆很多，全是施工单位的重车。车子经过，一阵扬尘，便什么也看不见了，因此行车必须保持距离。跑了一个多小时，车子拐上一条较宽的便道，施工车辆渐渐少了，路旁的电杆没了，手机信号也没了。我们的车子颠簸起来，像一叶孤舟，在瀚海里浮沉。前面的车扬起尘土，在戈壁上升起又飘散。马军握着方向盘，偶尔侧过头来，指着远处的山峦说：“那就是阿尔金山，我们的试验室就建在阿尔金山脚下。”远处的山冈光秃秃的，山顶还残留着前几天刚下过的雪；戈壁滩上，稀稀疏疏地生长着叶子泛黄的小灌木。马军说，这就是这里的林地。现在保护得很紧，一棵也不能动。

马军是“80后”。他的鬓角，不知何时已染上了霜色，稀稀疏疏的，像是戈壁滩上早落的雪。我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恍惚。几个月前，这个年轻人坐在我长沙的办公室里，还是一头乌发，怎么几个月不见，就添了霜白？

天像一口倒扣的巨锅，严严实实地罩着这片大地。人在这里渺小得像一粒沙。

颠簸了近三个小时，终于到了项目工地。戈壁滩上，整整齐齐地立着三排板房。一排办公室，一排试验室，还有一排是宿舍，透

出一种秩序感。板房前，一面造型大方的巨石墙赫然矗立，写着“让基础设施更安全”几个大字。

项目基地刚刚建成，生活设施尚未完全到位，宿舍里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张床铺。所有的生活用品，包括买菜，都要从茫崖市购买，往返八个小时的车程。水是从一百多公里外的伊吞布拉克镇拉来的，每天一车，所以格外珍贵。发电靠柴油机，夜里柴油机的轰鸣吵得人睡不着，可又不能没有电。没有电，人就像被扔在完全的黑暗里，被褥冰凉得像铁皮，人缩成一团，更难熬。马军笑道：“我们现在都习惯了，没有柴油机的轰鸣声，我还睡不着呢。”

试验室的设备已安装就位。办公室里，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挂在墙上，桌上摆放着资料，井然有序。马军告诉我，晚上他们只能在项目部内，不能出门。野外有狼和熊。其实，晚上出去，茫茫戈壁，数百公里荒无人烟，出去又能干什么呢？我看着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来自湖南，那里有茂盛的草木，繁华的都市；而这里，只有风，只有沙，只有无边的寂静。可当他们说起试验室的建设，说起他们用四十三天在一片荒芜中建起这崭新板房时，他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那光像这戈壁滩上初升的太阳。

我站在板房前，看日落。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把天边染成一片金红。远处的雪山被晚霞烧成了玫瑰色，又渐渐暗下去，变成紫，变成靛青。工地上的机器还在轰鸣，那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很远。几个年轻人从工地回来，扛着仪器，说笑着，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忽然觉得，这片荒凉的大地，其实并不荒凉。这里有水，从百公里外运来的水；这里有电，从柴油机里发出的电；这里有生命，有热血，有青春，有希望。

他们要在这里，奋斗三年。

三年。他们还要面对多少风沙，多少寒冷，多少寂寞，多少不为人知的艰难？但他们说，等路修好了，车来车往，这片戈壁就会热闹起来。到时候，他们要开着车，在这条自己建设的路上走一走，看看沿途的风景。

在这大漠深处，在现在还无人知晓的角落，他们一点一点地，把荒芜变成通途。人在那样的荒芜里，既会觉得自己渺小，也会觉得自己伟大。

那天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工地海拔3200多米，他们说我是高反。但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这帮兄弟们，今后如何确保这条高等级公路的建设质量？公司如何支持他们的工作？如何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我们又有多少个这样的工地？又有多少同事在默默地做着同样的工作？

我离开的那天早上，又是一个好天气。太阳从阿尔金山后升起，天边的云彩被染成一片金红，远处的雪山变成了金山，板房屋顶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门前红旗迎风飘扬。钻塔屹立在荒漠中，汽车、挖机等工程设备排列一旁，在朝阳的照射下显得威武雄壮。工人们送我上车，挥手告别。车子启动了，后视镜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几个黑点，融入那片无边的苍茫。

就在我离开工地的第二天晚上，听说那里风云突变，飘起了鹅毛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戈壁滩上，银装素裹，雪天一色，景色煞是壮丽。可发电机真的坏了，兄弟们只好找来柴火取暖，靠缩在被窝里硬扛了一个晚上。

但我知道，在大漠深处，在星空之下，在这三年的日出日落里，他们还是会默默地守望着。

守望着一片荒芜，也守望着一个希望。

流淌在资水的劳动号子

廖静仁

那地方名叫五岗洲。

那地方多树木杂柴，整座整座的山冈，都被林木拥挤得黑黑森森如长夜。每年，五岗洲人都要从那山里伐倒一批批正材，待过了三伏天后，再由年轻壮实的汉子们编扎成排，一路颠簸送往益阳，也有更远的，要漂过八百里洞庭，再乘风破浪去往湖北汉口……

这也就不难想象出驾排人的艰辛了。但是那驾排人，对于艰辛也就如同对付每天的茶饭一样，是吃惯了的。谁也不会畏惧。这大概并不全是为了一笔工钱吧，能展示自己的骁勇豪迈，又能展示劳动的健美和阳刚，那才是真的惬意和欢悦呢。

木排的体积十分庞大。一队木排启程，倏忽把条资江也都挤得狭狭窄窄的了。那阵势，很是壮观。况且每一叶排上，又都有五六十条年轻壮实的汉子，他们习惯于把一根长纱巾拦腰紧紧捆着，开排时，又都齐齐崭崭扯开嗓门呼喊起劳动的号子来：

哟哟哟——嘿——！

呃哩喂哟——嗨——！

……

声音粗犷、激昂。壮美的劳动号子随着浪涛在江峡中撼来荡去。

驾排的最佳时节，是冬末春初。因为这时农活已经闲了，江里的水，也要比秋夏之际充足一些。只是气温低了。有时碰巧开排后，就遇上雪雨天气，那种滋味，是不太好尝的。然而汉子们当中却没有谁叫苦，也不会有人要求靠岸，等到天晴气候暖和了再开。他们都带了足够的老白干，冷，就大口大口地灌酒。

其时，若有一两艘水上船远远驶来，汉子们就都乘着酒兴，声嘶力竭地骂出些粗话野话，灌进船上人耳朵。因为在资水走船，舵手一般都是女人。这些血气方刚的汉子们，开排不到两三天时间，就好像离别自己的堂客有了半个年头，只要一闻到丝缕女人的气息，心里就都陡然热辣了起来。更何况是灌了饱饱一餐老白干！

资水滩多，弯同样也多。就在汉子们只顾着开心的时候，排身一抖，“哧”地就被拐弯处的崖嘴“浅”住了（其实就是汉子们都会神贯注，木排搁浅也是常事）。而往往这前面的木排被“浅”住，后面的许多排也就不得不停下来。在资水上驾排的人，同艰苦，共患难，这是深深地刻在了

每个人的脑海里的。

木排被“浅”住了，而且又是在没有人烟的拐弯的滩头。方圆十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油盐，就算吃的不成问题吧，这已经到了常规的放排时间，也是不能破例的。要是哪一趟延长了天数，回到家里后，堂客又会数落，说是荷包里有了钱了，到汉口邀女人逛街进戏院子了。因此就这样待在排上等涨水冲排，这想法，谁也不会产生的。他们只晓得仰起脖子来，把老白干咕噜咕噜灌进肚里，直到全身心都火烧火燎了，呼呼地喘着粗气了，就有人对着北风雪雨脱衣衫脱裤子了，“哧”地一声，毫不犹豫地就赤条条跳进了浸冷浸冷的江中。于是，紧接着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

渐渐地，那黑红色的肌肤，就变得紫了、乌了，活像一尊尊立在激流中的铜像，有意向天地间展示并炫耀着一种劳动的健美与阳刚！

哟哟哟——嘿——！

呃哩喂哟——嗨——！

汉子们就这样拼命地推着搁浅的木排，竭力地呼喊着资水的劳动号子。用那一副副粗犷嗓门，呼喊出生命的顽强，呼喊出劳动的欢乐！

